

那些年,那些车

□孙同林



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7个年头。

第一次跟车辆接触是在我5岁那年,跟我的祖父去我的姑母家。姑母住在邻县的一个小镇,离我家30多里路,祖父雇一辆独轮车送我。这时的独轮车是农村重要的交通工具,人们用它推粮食,用它送肥料下地,也有人用它进城购物或走亲戚,出行的小脚老太太和小孩子更是独轮车上的常客。事实上,坐独轮车给人感觉很不舒服,因为独轮车的轮子是木头的,与路面硬碰硬,坐车人的屁股被搁得生疼。我的一位很有幽默感的邻居曾制作过一条歇后语:“坐独轮车喊屁股疼——身在福中不知福”。你坐车的人还喊难受,那个推车人是什么感觉?推车人当然更不好过:身体前倾,昂首,翘臀,双手握紧车把,两眼直视前方,迈步,推送。为了保持车子的平衡,两只脚要岔开,屁股必须翘起来,一歪一扭,一甩一摆,车子随着推车人的脚步吱吱呀呀缓慢前行。

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,乡下出现了自行车,独轮车便风光不再。

1964年,父亲在村子里率先拥有了一辆“永久”。邻里不少人到我家参观自行车,父亲很为得意。自行车在我家是很有地位的,开始几年,它几乎成了一件展品和供品,每次骑过,父亲就叫我们将其擦拭一遍,然后架在一张旧床上。

我第一次坐父亲的自行车,也是去姑母家。父亲的车技不高,他不会从前面上车,因此,坐人必须坐在车子前面的横梁上,整个人被骑车人拥着,而且屁股担在一根杠上也很不舒服,

崇尚简单

□刘伯毅

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,生活中有时一丛兰草、几竿修竹、几叶芭蕉,却比一片树林还有情调;而海陆杂陈、觥筹交错的盛宴,有时竟没有街头上两位老者矮桌上的一盘花生米、一碟猪耳朵有滋味。

生活是多姿多彩的,但简单自有让人倾心的美。我们说真诚是美的,是因为它坦然、率直、磊落,不绕什么弯子;我们说粗茶淡饭最养人,是因为它没有大鱼大肉里的高脂肪高蛋白,没有繁琐的烹炸蒸烤;我们说纯洁的爱情是美丽的,是因为它没有过份的情,没有几个人纠缠在一起的爱和几个人都解不开的结。

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境界,就看他的生活是复杂还是简单。许多人的生活内容繁杂,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忙也忙不出什么名堂;而有些人的生活则很简单,他们除了自己喜爱的几项活动,别的事一概不理,但往往他们取得了骄人的成绩,因为他们懂得,人生的哲理就是简单加勤奋。

初中语文课本有一篇短文《为学一首示子侄》,其中有一段话记忆甚清:蜀之鄙有二僧:其一贫,其一富。贫者语于富者

但把这些缺点都被它的速度给忽略了。当父亲骑动的时候,我只觉得两耳生风,路边的树木和庄稼快速地向后移动,那种感觉好过瘾。去姑母家30多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。

时间推移到20世纪的80年代,开始有人骑摩托车。“幸福250”开起来一路轰鸣,骑车人好像故意嘚瑟,每到人多的地方,骑得更快,车后面扬起一股烟尘,看骑车人后背鼓起的衣服,尤其是当车子后座上有乘坐女子与骑车人相拥的亲昵举动,令蹬自行车的我心生羡慕。因为家里一直在想着翻建房子,因此我不敢有买摩托车的念想。

1996年,已经是遍地摩托车了,我也终于拥有了一辆“重庆80”。我开着摩托车,只需按把一拧,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姑母家。记得第一次用摩托车接姑母来我家,姑母一声声感叹,叹息当年祖父步行的艰辛,叹息今天摩托车代步的幸福,又叹息祖父去得太早,没有享受现代交通工具的便捷!这时候,农村的路还不是很好走,路面上坑坑洼洼,且常有缺口沟壑,特别是遇上雨雪天气,一路泥泞,摩托车就只好作壁上观。

2006年,为我服役了10年的“重庆80”已经陈旧,且成了个油老虎,我又买了一辆“珠峰100”摩托车,这是一种既可以载物又可以载人的车型。时间如白驹过隙,转眼间又是10个年头过去。2016年,眼看家门口的泥土路修成了水泥路,眼看周围人家已经小车进进出出,我也动起了买小车的念头,于是,在我的花甲之年,又拥有了一辆“雪佛兰”小车。自此,小车成了我的出行伴侣。我用小车到机场接海外归来的孩子;我用小车去车站送前往异乡的老伴;我用小车接送亲朋好友……我感受着现代交通和现代交通工具的便捷,我更感受着新时代生活的幸福。

随着时间的迁移,我的车辆也在不断变化,然而,它们身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却永远留存在我的心底。

芬芳一叶

曰:“吾欲之南海,何如?”富者曰:“子何恃而往?”曰:“吾一瓶钵足矣。”富者曰:“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,犹未能也。子何恃而往!”越明年,贫者自南海还,以告富者,富者有惭色。这里,作者的本意固然是讲人的成功不取决于贫富,关键是要有志向。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,生活简单的人,目标会更明确,志向也会更坚定,人生也会更成功。

实际上,崇尚简单的目的是要让人更关注内心,让心静下来。心静下来了,可以沉淀生活中许多纷杂的浮躁,分清主次;过滤出人与人交往中许多浅薄、虚伪的杂质,不再盲目应酬。心静才能轻松,轻松才能愉悦,而处在愉悦之中的心,才能做和做成自己想做的事,把握住自己该有的那份人生。

人生有所失,才能有所得。鸟的翅膀如果缚上黄金,也就难飞高远;人拥有过多的物质财富,就可能沦为物质的奴隶,难有广阔的心灵空间。崇尚简单不是不要富足富裕,不是拒绝浪漫情怀潇洒风度,而是在忙碌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,在日常生活中认定简单如金。



濠河“飞燕” 李斌

猴子开会

□汪晓远

坐在前往景区的大巴上,我忽然想起初二时看一本《中国异闻录》,晚上害怕得睡不着,因为里面一直反复提到湘西的种种:赶尸、苗人蛊术、深山老怪……幸亏导游没有多提,只是细说今天要去的地方: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。

这个森林公园大到离谱,不向上爬山,光平地方圆就有48平方公里,我之前还妄图用双腿在两天内丈量呢。张家界也从来没有旺季淡季之分,只有小高峰和大高峰。大高峰平均一天9到10万的人流量,小高峰一天也有4到5万。而本来这一带人烟是极为稀少的。

导游问我们:“你们知道湘西出什么吗?”我小声说了一句沈从文,别的所有人都说:“土匪!”确实,湘西多土匪。十万大山一躲,渺无踪迹。而且那么多山,也不碍着多几个自立为王的。以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,还为了人民的安定生活,派十万大军进驻湘西进行剿匪,匪徒要么死绝要么从良,从良的匪徒的后代很多就成了张家界原住民,新中国也不允许干杀人放火的事,他们很多人掂量了自己的优势,参与进了旅游业——还是坐地收钱的生意。当然这是句玩笑话,他们对张家界旅游业开发必然功不可没。

大巴行驶在从市区到景区的盘山公路上,颠得人东倒西歪,我深深地理解了小学作文里不知其意却一直乱用的两个词语:颠簸、崎岖。两边绿树盖住了山,隐隐可见起伏的梯田和茶树林。行经的山脚下总有几栋小楼,一群散养的大白鹅在公路边观望我们。半山腰建着墓园,墓地的款式似乎也与时俱进,很少有单片的水泥制、刻红字的碑,都是两室一厅起步的房屋型,和周围郁郁葱葱的古老山林稍显不搭调。山

出梅(外一首)

□萧萧

除了天空,身体
还有一场铁锈的战争
退出了潮湿的大地

梅雨刚过
一切还很凌乱
街道,楼群,脱下雨衣的人
心头洒着大片水渍
疲惫、微笑
朝向生活的另一面

晴朗,炎热——
谁都不愿意,持久的炙烤

顶最伟大的人类痕迹就是电力铁塔了,一个山头一座塔,把电线一点点架进深山,很多的山头我甚至没有看到可以通行的山路,电力工人怎么把铁塔建上去的?不由得为他们点赞。

偌大的森林公园里有什么?除了奇峰、幽谷、深林,还有穿梭其间的猕猴们。它们早已习惯了与人共处,大胆地爬到景区外面来了。跟导游聊起这个事,他一脸真诚跟我说:“我们张家界早就开始对猴子进行系统性训练了。它们好多已经能替代一部分人完成工作,你看那。”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,“张家界游客中心”那个大标识上面蹲着一只猴子,俯瞰着下方,神情秒杀很多志愿者,似乎时刻准备着服务我们。

更神奇的在正式进入景点之后,琵琶溪的溪水叮叮咚咚,岸边的树大多前倾,枝丫在微风里摆摆着点水。导游给我们20分钟时间自由活动,拍照,打摩丝——苗语里上厕所的意思。团里老太太急不可耐,她们围着姹紫嫣红的围巾,满脸皱纹,笑得像朵菊花,拍景、拍自己、拍猴子。我则找了个无人小径径直走了出去。那条小道布满了绿苔和落叶,不远处有一间废弃的小屋,还有一道山泉淙淙流下。走了没一会看到一张地图,上面警示:前方林区修整,设有路障,禁止通行。可我远眺,只有孤零零一条小道不见尽头,于是继续前行。没多远见到了一群猴子,它们蹲坐在小道上,“呜呜呼”的叫声响成一片,像正在列阵,又像开会一样。我诧异极了,试探着走近它们,其中看起来最大最年长的一只,直接手脚并用一路冲到我脚边:“呜呜……哇!嘶……哇哇!”我跟它说:“听不懂,能说中文吗?”它直立龇牙,作势欲扑,后面一群猴子也呜呜哇哇叫了起来。我一

看情况不对,赶忙跑走了。

森林公园的东门口有一个宝塔。大家想拍照,被制止了。导游神情严肃,一脸严肃,告诉我们不能拍照,接着说起了此处的故事:“这里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啊,有一个地下停车场。很诡异,里面经常发生车祸。你说马路上有车祸也就罢了,地下停车场怎么也会有车祸呢?后来呢政府专门增派了监管人员,没用,还是一直会发生交通事故。后来无法,请了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天师来看了。他说,这里风水不好,这个门,正对着马路,这叫作穿堂煞,是血煞重的地相。于是他叫人修建了宝塔,塔上又用朱砂,来镇压邪祟之气。湘西这边都说双数为阴单数为阳。而塔这种佛教建筑是从古印度那里传过来的,也叫作浮屠,用来安放高僧的骨灰舍利子。传到中国就中国化了,它在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镇压邪祟。所以中国的塔,都是五层七层九层十三层的。这个塔呢,就是九层的塔。最底下一层是景区进出口,上面八层用朱砂筑了八尊本命佛。什么叫本命佛?这是佛教里的说法,他们分别对应着十二种属相的守护神。朱砂也是天底下至阳至刚之物。据说这塔修好了后来就真的再也没发生过车祸。而且,你看这里(武陵源区),建筑没有高过这个塔的,不然就会坏了这里的风水。”

下面有游人在笑。他说:“你们不要笑,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风水脉络的。你们上海、成都、北京,都有自己的风水脉络的啊。我不多说,说多了敏感。但是现在已经认证了,风水就是一种科学。”我姑且听之。

毕竟开会的猴群在深林中自发组成的路障,已经建成的宝塔……都有点不太寻常。

灯下漫笔

紫琅诗会

烬
而我听从内心的教导
把往昔搬来搬去

你的脸色不要苍白。我不提过往了生活的道路正在萌芽
我看到很多光影年轻而摇曳
它们舞动,它们痴情
爱上了你我的命运

这个季节总是很热,清凉的雪
等候在我们返回安宁小镇的途中
满怀宽仁与熄灭

一出梅
我便回头爱上
那场雨水的战争

尽管疼
尽管心被浇透,尽管
经受折磨与矛盾,于事无补

七月

不如退却吧,在烦闷的七月
任由你沉默如海,燃烧成黄昏的灰